

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傳大綱

中 央 宣 傳 部

1933.8.10

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

一、中央苏维埃运动，开始于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而1931年11月7日开会的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个苏维埃革命运动创造新的中国——真正工农民众自己的中国。而国民党——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维持着中国封建残余的统治，维持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调动着一切反动势力来进攻苏维埃区域。这是两类政权的斗争；国民党政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权，他宁可奉送东北四省以及整个中国北部给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而且供给进攻苏联最便利的军事根据地给日本，他宁可以公开秘密的大借外债——美国的棉麦借款，英国的钢铁借款，法、德、意大利的飞机和兵工厂借款，出卖民族的许多权利……的只在于动员军事上财政上的一切力量，来进攻苏维埃区域，他是在临死的挣扎之中，保护着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保护着买办和资本家的剥削利益，因此，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苏维埃政权，却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它是唯一的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在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完全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剷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苏维埃政府已经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国民党政府因此更加努力包围苏区，使中国红军不能夠打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政府之下，新旧军阀完全消灭，地主豪绅

和資本家已經完全剝奪了政治權利；而工人、農民、兵士、貧民以及一切非剝削者的勞動人民都享有一切政治上的真正自由和權利，一切民族之間的、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完全消滅。蘇維埃政權的鬥爭，是為着中國全體勞動人民的解放，是要把中國從國際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是要消滅種種封建殘余的勢力，首先是地主階級私有土地的制度，是要開辟真正經濟上文化上的建設道路，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只有蘇維埃革命之全國勝利才能夠挽救中國的滅亡和瓜分，才能夠避免中國幾千百萬人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剝削和屠殺之下的死亡，才能夠挽回中國經濟上的總崩潰。

二、中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以來的兩年，更加表現了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區的強固的力量：國民黨軍伐用十倍的兵力，几十倍精巧的現代武器，想來消滅蘇區，而結果是相反——他們四次“圍剿”都被蘇維埃區域的工農民眾和紅軍打破了，蘇維埃區域雖然也受了一些的損失（鄂豫皖區和洪湖區），但是，蘇維埃運動在全國範圍里反而更加恢復了。蘇維埃的中央更加巩固和堅強了，這種勝利的發展就在於全國民眾的擁護；廣大的幾千萬蘇區工農自動的“退還公債”——他們買了公債之後，不要蘇維埃政府賞還，他們自動的借糧食給紅軍，婦女和兒童都非常熱烈的慰勞紅軍大批的積極的加入紅軍……而白色區域里的工人和民眾拒絕運輸白軍，反對進攻蘇區，國

民黨軍隊里的士兵群眾一批一批的轉變到紅軍里去，這些都表示革命運動的高漲，而國民黨的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更無恥更公開的出賣中國，以至於恭請國際帝國主義來共管的政策，空前的白色恐怖和壓榨人道的巨大災荒和失業破產等等，已經很難支持帝國主義和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了。另一方面，這表示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之下，能夠正確的指導廣大的中國勞動民眾，指導工人的階級鬥爭和紅軍的戰鬥，所以使得幾千百萬的窮困破產，飢餓的群眾得到自己的鬥爭和解放的正確道路——蘇維埃革命，中國民眾只有這個目標發展自己的革命鬥爭，才能夠取得真正的解放。今年十二月十一日要召集全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就檢閱真正的革命勢力與總結兩年來蘇維埃運動的經驗的大會，它將動員全國更廣大的群眾積極的在蘇維埃旗幟之下來奮鬥，必須使全國群眾：工人、農民、士兵、貧民、革命學生和自由職業者等等，深刻的了解蘇維埃革命的意義和現在蘇維埃區域的狀況。

三、國民黨統治之下，工人群眾受着極端嚴重的壓迫和剝削，大批工人失業，只能夠挨餓、挨凍、討飯……而在蘇維埃區域里，已經實行了蘇維埃政府的勞動法，成年工人每天八小時工作，十六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工人——六小時，十四到十六歲童工——四小時，工人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去求智識，休息娛樂，女工有特別的保护，例如產前產

后休息八星期而工资照给等等，每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都由劳动人民委员会规定，而且每半年检定一次，使得工人所得的工资至少可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失业工人以及受伤、生病、衰老的工人可以得到相当的津贴——这种社会的保险费，用不着工人在自己的工资之中储蓄（而且禁止资本借口储蓄制度而扣工资），这种费用都由资本家负担，或者由企业特别发出；此外，工厂作坊的设备，必须合于卫生；免除危险，这种设备都要经过苏维埃政府的劳动人民委员会检查批准，否则不准资本家开厂等等（参看“劳动法”），赤色的职工会享有绝对自由和代表工人的合法权利，工人群众的言论、出版、罢工、集会、结社都有绝对的自由，工会和工人能够充分的监督资本家执行这个劳动法，和资本家订立雇用各种条件——集体的劳动合同，对于工人这种权利，苏维埃政府是绝对保障的，苦力、雇农和手工工人也受到同样的保障。

四、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农民群众，受尽地主、军阀、官僚、高利贷、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剥削者的政府不顾农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水旱灾、蝗虫、瘟疫特别来得多，现在使得至少一万万以上的人都变成了灾民，活活的要饿死，而在苏维埃区域里，农民群众赶走了地主，分配了田地；贫农和雇农先分得土地，中农自己愿意，也可以和贫农群众共同分配田地，凡是以前出租的田地完全没收，所以不

但一切地主的田地都沒收了，就是富農的田地也要沒收，而富農自己耕種的，仍舊可以分得較壞的田地。這樣一切耕種田地的農民群眾，都可以分到田地（據有些區域的統計，大抵每人八担田到十五担田）以前要交納的田租，現在不要交了，而軍伐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苛捐雜稅和田賦正項等等也完全取消了。蘇維埃區域的農民只要一種極少的農業稅，按照每人的收入，用累進的原則征收。以前高利貸的本利也完全取消，以後的借貸規定每月利一分为最高利率，農民群眾的經濟就改良得多了，地主消滅了，富農的剝削也受了限制了。同時，蘇維埃政府幫助農民集中耕具、耕牛，改良種子，肥料；儲蓄糧食，修理道路，興辦水利……尽可能的防止天災，農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受着巩固的保障。

五、國民黨統治之下，兵士的生活是極端的困苦，而且要在軍伐混戰之中做砲灰，要被強迫的去打紅軍，而同時被禁止去打日本帝國主義。而蘇維埃區域之中，要紅軍的兵士——就是工人農民的武裝——他們享着蘇維埃政府和民眾的優待，紅軍兵士的生活完全有保障，待遇上和指揮者——紅軍的團長、師長等等完全平等，而且紅軍兵士在前方作戰，他們在鄉下仍舊可以分到田地，——由本村本鄉的農民幫助他們的家屬耕種，家屬不在蘇區的紅兵——例如從白軍轉變過去的兵士——一樣可以享受分田的利益。蘇維埃區域的鄉下，每一鄉區都

特別留下“紅軍公田”由当地的农民群众代替耕种，而收入拨归这些紅軍兵士。如果这些外籍紅兵退伍之后，他們就可以在“公田”之中，分到自己一分之田地。最重要是紅軍兵士的工作是为着工农民众自己，为着自己的解放，为着改造整个社会，因此，紅軍和白軍完全不同：在紅軍的队伍里不但没有种种愚民政策，而且竭力发展文化工作，使每个紅兵都可以得到新的智識，成为自觉的革命的战士。

六、最主要的分別，就是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苏維埃是工农民众的政权。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做了政府的主人，然后这些保护工农的法律才有具体的实现的力量，然后军队才成为真正保护工农兵士自己的军队，苏維埃就是工农兵贫民自己的代表会议。这种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自然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决定并且实行保护工农兵士的法令，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女性等等。同时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却不能夠派代表参加这种会议，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被苏維埃政府剥夺了，这才是真正彻底民主制，真正代表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权：因为只有剥夺一切剥削者的参政权，才能够保障政府机关不受他们的支配，而成为消灭地主阶级，限制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政府。这是“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凡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派都受苏維埃政府的严厉的制裁。现在苏維埃区域已

經建立有系統的司法機關——最高法院和各級裁判部，勞動法庭等等，地主敢於私自收租，或者資本家敢於破壞勞動法等等那末，蘇維埃的法院立刻就會制裁他們，尤其是對於反革命的陰謀——就是反對多數工農利益的陰謀，有極嚴格的刑罰。

一般勞動人民，以及知識分子，自由業者，小販、小商人等等——只要不是靠着別人生活的，只要不參加反革命的活動——那末，他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他們的一切利益，都受蘇維埃法律的保障，蘇維埃區域的司法採取陪審制度就是由當地的工農選派代表參加審判，一切罪狀的成立，要經過嚴密的審查證據和多數陪審員的判斷，此外，蘇維埃區域里已建立民警制度，由當地的工農自己編練民警隊，維持日常秩序和民眾的安寧，制止反动派收買利用流氓搗亂等等。

蘇維埃區域的主人是工農民眾的自己，蘇維埃的政府職員都是由工農民眾選出來的，或是各級執行委員會雇用的，蘇維埃的代表，如果不能夠代表群眾的意見，那末，選舉人立刻可以撤換他們，而且有經常的控告局，任何一個人民可以控告蘇維埃政府的職員，而得到迅速的解決。

七、蘇維埃區域已經在艱苦的条件之中，開始了文化的建設，極大多數工農民眾的兒童，以前是沒有可能識字、讀書、求得學問的；現在的蘇區里却到處开办很多的小學校，貧苦人民的兒童都可以免費

入学，并且还开办了许多青年人的識字班，夜学校俱乐部，苏維埃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奖励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倡科学、医学等等，用宣传和劝告的方法破除迷信和宗教的成見。教育和文化政策的目的是象軍伐国民党似的造成一些封建制度和資本主义的馴服的奴隶，以及个人的升官和发财的資格，而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設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的残余的战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战士，凡是願意为着民众服务，願意为着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智識分子，各种专家、技师等等都受着苏維埃政府的优待。

八、自然，現在的苏維埃区域在国民党軍伐的轰炸和屠杀之下，不能夠順利的进行建設的工作，然而尽可能的，苏維埃政府已經在发展民众的經濟。苏維埃的經濟政策，同样是为着工农阶级的利益而限制资产阶级的，苏維埃区域里，邮政公路，桥樑等等的建設已經有相当的进行，苏維埃领导着民众实行儲蓄粮食，而創辦粮食合作社，沒收地主的耕具和牲口，沒收富农多余的耕牛和犁耙，組織“耕牛站”使貧苦群众可以大家都来借，还竭力奖励耕种工具和其他工具的制造，苏維埃领导民众組織各种消費的和生产的合作社，实行大规模的春耕夏耕运动和秋收运动，奖励粮食生产的提高，就是私人資本家的生产事业，例如造纸厂，瓷器厂等等，只有資本家完全服从苏維埃的法令，也給他一切必要的帮助，如果資本家抵制苏維埃政府或是逃走，或是

故意怠工破坏。那么苏维埃政府就完全没收他们的企业。由苏维埃国家来经营。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自己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借贷款项给贫苦的农民。而且统一货币。

苏维埃政府之下，除出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外，就只有一种累进的工商营业税。贫苦的农民、工人以及商人，在一定数量收入之下，一概免税。而一般的纳税人也完全不要支付象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各种各样的捐税。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规定的预算决算制度。每一地方每一年度的支出和预算，都要经过当地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过。

九、总之，苏维埃革命，是真正的民众自己的政权的建立，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的革命，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现在的苏维埃区域里的情形就证明这些任务已经在彻底的实行着，工农兵士贫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度的改良，他们已经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是在开始创造新的中国。这还并不是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商品生产还没消灭。然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必然要开辟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广大的工农劳苦民众，只有在这个的前途之中，才能够得到最后的完全的胜利。

十、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已经有广大的领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湖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的许多县分。苏维埃政府的一切

政权策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尽力的进行着，这是长期艰苦的斗争——这是反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斗，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战争为着真正的解放的战斗，是不能够没有牺牲的，苏维埃区域的多数群众能了解这种牺牲的意义，因为幻想着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立刻就是天堂，就可以坐着享福，那只会使反动派乘机反攻，而丧失工农已经得到的胜利。所以苏维埃区域里的劳苦群众都积极拥护苏维埃政权，自愿的加入红军，使得工农红军迅速的扩大，自愿的借出粮食，推销苏维埃公债，集中一切力量智识、技能、经费……来为着扩大苏维埃区域而斗争，要在最近期间，把分散在各省的苏维埃区域联成一片，夺取更大的城市，完成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种胜利的前途，就是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末日的接近。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帮口和派别，现在用种种残酷的手段对苏维埃与红军实行第五次“围剿”，轰炸、屠杀、封锁……他们想用饥饿、死亡、毁烧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他们自己这样制造着“匪区”里的灾祸，他们却又造谣说“共匪杀人放火”“共匪扑灭生产”，造作千奇百怪的谎言来诬蔑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诬蔑几千万反抗起来的工农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督促着，指挥着国民党军队，借外债给他们，用大批武装、飞机、大砲等供给他们。

使他們來進攻蘇維埃區域和紅軍，這也就是因為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完全徹底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十一、全國的工农兵士和一切勞動民眾都應當派代表去參加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當贊助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擁護蘇維埃和紅軍：——揭穿國民黨等的造謠誣蔑，拒絕運輸白軍，反對五次“圍剿”反對一切“剿匪捐”，反對借外債來屠殺中國民眾幫助紅軍的作戰，轉變到紅軍隊伍里去，而且一切工农民眾為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為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為着解放自己，為着改良自己的生活，為着社會主義的前途，都應當爭取蘇維埃政權——工农兵會議的政權。而全國的地主豪紳買辦資本家都在幫助國民黨軍閥官僚進攻紅軍蘇維埃，也就天天的在壓迫和剝削民眾。因此，只有發展工农的階級鬥爭，發展兵士群眾直接反抗軍伐的鬥爭，發展反對一切反动勢力的鬥爭，發展民眾自動武裝實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戰爭，才是擁護蘇維埃政權——慶祝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行動，擁護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發展為着蘇維埃政權的全國鬥爭，創造新的蘇區，必須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瓜分、共管的鬥爭聯繫起來，必須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對進攻蘇聯的運動聯起來。尤其必須和一切群眾的日常政治經濟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

（關於蘇維埃區域的材料，在宣傳的時候，必要應用“蘇維埃中

“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优待红军条件”，“对
日宣战通电”——都見去年出版的“新中国”）。

中央宣传部

1933·8·10

中博：文3·1301

... 12 ...